

## 清代浙江闺秀作家情书之管窥

康 维 娜\*

<目 次>

- |          |                |
|----------|----------------|
| I. 相思爱恋  | III. 诗函        |
| II. 劝夫教子 | IV. 清代浙江闺秀情书特征 |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诗词书简自古便是情人间传递情思的最好方式。文人士子们或因科考，或因宦游，常多年远游在外，夫妇分居两地，只得靠书信往还，以写相思之字，传婉转之情。佳人们每日在侍奉翁姑之余课子诲女，与闺友吟咏唱和，也于冷壁孤灯之下，书写相思怨恨之词。她们虽与才子远隔天涯，却能与之共历仕途荆棘，同经宦海沉浮，可谓“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sup>1)</sup>。本文试从清中期浙江闺秀作家所作两地书角度切入，分析其思想内容与情感特征，以期窥见清代闺秀作家婚姻生活之一斑，深化清代妇女文学之研究。以下拟分相思爱恋、劝夫教子与诗词信函三方面论之。

### I. 相思爱恋

先看海宁闺秀葛宜(1635~1671)，朱尔迈室。其有《寄日观山人》一

\* 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讲师

1) 出自林佩环诗，林为遂宁张问陶室。

书，书云：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古人有言，何况二百四十日也。云山万里，跋涉崎岖；静坐深闺，思同流水。悠悠此心，言之伤矣。虽趋庭嬉綵，君自承欢，而弓鞬纶垂，谁与为乐？连年累岁，病骨堪怜，异地同心，梦怀不断。为写短书之三寸，亲付锦囊；倘周盤中之四角，马蹄速返。<sup>2)</sup>

日观山人为朱尔迈号。此时朱尔迈远在蜀中，葛宜写信遥寄思念之情。此书简不过百余字，但言短情长。开篇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语，引出相思之深，既而追忆与朱尔迈往日家中欢乐岁月。李因《玉窗遗稿》题辞中云：“况乃秦嘉徐淑之绸缪，伯鸾孟光之燕好，……既而东西南北，夫子之踪迹长遥，风雨鸡鸣，深闺之岁时编永，溯锦江之渺渺……”<sup>3)</sup>可知夫妇感情甚好，比之于秦嘉徐淑。后朱尔迈游历在外，葛宜常独守闺房，只能以书信传达思念之苦，其《玉窗遗稿》正是其深闺闲咏之汇集。全书基本四字一句，写来温柔缠绵，言辞亦清扬婉约，情文相生，可称情书佳作。

再如福建闺淑卢元素，尝与骆绮兰并称“女卢骆”。据《历代妇女著作考》：“元素字鹤云，号静香居士。小字淑莲，福建侯官人，钱塘钱东妾。《正始集》作字净香，江苏江都人。”<sup>4)</sup> 著有《静香诗钞》，《清闺秀艺文略》著录，未见。元素能诗善画，尤工刺绣，有“神针”之誉。《历代画史汇传》载：“山水梅兰俱能，更善绣人物草虫，与丹青同渲染。”<sup>5)</sup> 元素夫钱东，字东皋，一字杲桑，号袖海，又号玉鱼生，仁和人。工诗，尤长词曲，

2) 王秀琴编，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书简》(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卷五。p.130。

3) 王秀琴编，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书简·名媛小传》(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p.21。

4) 胡文楷著，张宏生选订，《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p.747。

5) (清)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清道光刻本)，卷六十七。

并善书画。卢元素有《寄钱东书》一文，作于钱东皋西上汴梁后久久未归之际，其开篇云：

去岁冬月，西上汴梁，今已篱菊黄矣，计别来已九度月圆，人犹未返。

最惊心者，在暮春之时，道途忽梗，音讯不通，两月之久。彼时之情，真觉无可奈何。厥后又闻君在津沽，勾留逆旅，为病魔所扰。客中孤寂，且复卧病，无人调护，如何将息耶？昨复得手书云：“一月内由津至都，复遄返津门，席不暇暖，又受保定之聘。”三旬之间，舟车仆仆，草草劳人。以君孱弱之质，病后亦未尝调养，风霜劳碌，岂能胜跋涉之苦！只以家贫子幼，致使君饥趋出走，饱尝霜桥、人迹、月店、鸡声之况味。不知近况如何？身体当健胜否？主宾尚融洽否？眠食均安适否？深以为念。<sup>6)</sup>

此二段牵念夫子之近况。丈夫宦游在外已九载，山高水长，又不确知其身在何处，音书断绝，元素只能作无可奈何之叹，怜夫子客游他乡之艰。后续两段则细细铺写望夫情切之景：

妾自春间悬悬自今，临风盼信，对月怀人。每到夜深，候小女儿睡熟，独自倚枕向一穗孤灯，凄凄切切地想，悲悲恻恻地落泪。念君在客，怎得如妾夜夜伤心。若使君在家见妾，又不知如何痛惜。常忆起与君结缡时及数载缱绻之情，所谓“闺中之事，有甚于画眉者”。五更时恍惚睡去，似与君共倚枕上，喁喁私语。一时又似迎君门外，握手珍重，道一向相思，恨君亦复怨君。一时又似再与君别，含悲忍泪，相对无话。君慰妾曰：“暂时离别，春秋佳节，便赋归与。”然相对握手，半日犹不舍分别。又似儿女牵衣，呼爷唤母，一段凄恻情怀，尤使妾不忍复睹。忽听阿瑞哭喊道：“娘，怎么爷又去了？”妾惊而视之，方知是在梦中，不知是醒是睡。因恨成痴。转悲作想，梦魂颠倒，遂至生此幻想耳。君亦常有梦到家否耶？

暮春之后，君来书便说：“六、七月间，可以移家北上。”后又得书云：“中秋节前南归。”妾便日携儿女，倚门而望。不意望眼将穿，尚无消息。空帷独掩，惟与儿女泪眼相看。此境此情，实不欲告君，恐添君愁闷也。<sup>7)</sup>

6) 丁南村，《清代名人情书》(上海：时还书局)，pp.60-61。

7) 丁南村，《清代名人情书》(上海：时还书局)，p.62。

此两段将妾妇的相思之苦描摹得深入肌理。元素每每空房独守，寒夜孤灯之下，不免凄切悲恻，伤心落泪，只能与夫子梦中相见，此情此景，实令人悲。相思爱恋又不得见，家书亦杳杳无音，元素难免心生猜忌，文中又道：

近来衣服钗环，典质已罄，罗雀掘鼠，张罗无门。自入秋以来，神思恹恹，支持无力，病又深矣。亲邻间以不入耳之言，动加讪笑，尤令人悲。固知君心坚定志，绝不以绮情相牵恋。但以人情而论，孤客行踪，无可排遣，或呼朋啸侣，问柳寻花，偶然一赋闲情，聊以抒其郁抱。况烟视媚行，不过空相，梦幻泡影，作如是观。第念君绮才藻虑，未免有情，窃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此恨绵绵无尽期。<sup>8)</sup>

衣服首饰已典当一空，元素筹钱无门，甚是忧心，加之丈夫归家无期，以致抑郁病笃，心生疑虑。其先云：“但以人情而论，孤客行踪，无可排遣，或呼朋啸侣，问柳寻花，偶然一赋闲情，聊以抒其郁抱。”认为丈夫只身在外，行踪不定，愁情无可排遣，即使寻花问柳，倚翠偎红，亦无可厚非。而后便转为委婉规劝之言：“况烟视媚行，不过空相，梦幻泡影，作如是观。第念君绮才藻虑，未免有情，窃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此恨绵绵无尽期。”告诫夫子家有贤妻，切勿别觅柳枝而做负心汉。末段又云：

回忆芍药栏深，芙蓉帐掩，鹣鹣比翼，燕燕于飞。而今共命迦陵，化作分飞蝴蝶，远隔天涯。尚有翠眉蹙蹙，黄口嗷嗷。可怜虫或萦君念，相思味只教妾尝。有情人当不如此，痴心者何以处之？郑先生今已解馆，儿子辈就付，亦无此笔钱，只好从妾灯前，教其温习课业。妾十指均裂，心血已枯，而彭家债务，频频催索，伊将全家到乡里去。妾维持无术，应付已穷，首如飞蓬，心如飘絮。日月如流，狂风正厉。盼信信不至，盼君君不归。灯下书此，只觉纸短言长，不能尽其万一。<sup>9)</sup>

8) 丁南村,《清代名人情书》(上海:时还书局), pp.62-63。

9) 丁南村,《清代名人情书》(上海:时还书局), pp.63-64。

此段暂抛相思之情而抱怨持家之艰。债务紧催，儿女学费亦无力支付，元素只能亲炙督课，诸多家庭琐事已令她形容憔悴，心血干枯，“首如飞蓬，心如飘絮”八字，读之尤令人悲。此封书信文笔隽永，妾妇心态之刻画深刻细腻，情感真切而缠绵悱恻，读来颇为感人。

葛宜与卢元素之书札，一短一长，均写得情思悱恻而缠绵。细究之，前者属思妇之词，后者则为怨妇之语；从二者身份地位来看，葛宜为正室，卢元素为侧室，葛书底气较足；从情感表达力度看，则后者胜于前者。

## II. 劝夫教子

又有一种教子劝夫之书，将家庭琐记、吃穿用度一一写来，全文不提相思之情，但情真意恳，笔者以为亦属情书一种。此种情书数量稍多，因清代家训家书出版异常繁荣，此类劝夫课子之书作为家书家训的一种具体形式，于训诫教导、劝惩后世不无益处，所以亦随之公诸于世。如陈文述妻龚玉晨，字羽卿，钱塘人，著有《璧月楼文钞》，今尚存。文钞中有寄夫子京师书三通，其《第一书》云：

中丞师每月以阁下馆俸十金，属曼伯交来堂上，谕归玉晨自用。年节甘旨之奉，亲串馈问之贄，闺友杂佩之遗，儿女衣裳之饰及寄京茶笥纸墨，咸取给于此，资用颇不致匮乏。师门恩重，阁下可无内顾之忧矣。都中两闺秀，蕊渊未通芳讯，晨兰昨自中州归省武林，辱荷枉存，艳丽温雅，不愧夫人与玉晨意气相投，订姊妹交。三女中尤爱萱宁，寄之膝下，爱逾所生，当亦瑶池光碧，旧有因缘耳。芹儿资性颇聪颖，今年八龄，读毛诗一月已毕，索塾师讲解，奇想出人意料，塾师颇为苦。近读易经，翁大人指授河图洛书，爻辰消息大略，使终日画八卦不休，所作经解诗赋已有一厚本，诸尊长皆誉之。家中藏书不多，近购文选通与之，不知是否相宜？杭州师道失传，除举业外，不知经史子集为何物，此子将来非君自教，恐负此生质之美也。

亲戚中多有为作寒修者，愚意非绝世才女，而贤妇曹大家、谢道韞者配之不可，不知世间尚有其人否？阁下在外，宜加留意，不必以里籍门第拘也。昨以湖上桃花盛开，……忆阁下身在觚棱金阙，间读唐人云里帝城，雨中春树一联，不禁卷耳怀人之感，因成一律，寄君和之。堂上康福，儿女均好，勿以为念，尊体珍重，临颖主臣。<sup>10)</sup>

陈文述为嘉庆五年庚申(1800)举人，次年入京参加礼部春闈，期间师事阮元，与洪亮吉、杨芳粲、法式善、张问陶等名士结交，至嘉庆十一年(1806)南旋。玉晨三通书信均作于此时。陈文述每月有馆俸十金作为家中开支。玉晨信中先禀明家中本月各项支出开销，可见尚算宽裕。接着，玉晨叙述了蕊渊、晨兰二闺友近况，并言已与晨兰订为姊妹交。信中重点叙述了芹儿读书情况，据陈文述《裴之传略》，龚玉晨育有二男三女，皆为其所出，二男为陈裴之与其弟陈荀之，陈荀之早亡，芹儿即陈裴之。陈裴之天资聪慧，在幼时便已显出异于一般孩童的为学天赋，玉晨颇以为荣。信末劝诫陈文述为官做人小心谨慎，交友不应以里籍门第为限等。《第二书》则写于陈文述春闈落第之时，玉晨并无过多劝解，而是叙述了其于女弟雪君及姑母寓西湖泊鸥庄时所见之景，信中大段铺叙了泊鸥庄胜景：

当春晓，乘残月，放舟花神庙中。姑为二人梳三角髻，入竹素图，晓露犹湿，花梦正酣，始令小鬟翦各种花，嫣红姹紫，杂簪髻上，俯桃溪，池水照影，笑不可支，几欲坠水。雨后琤琮，与林间鸟声相间，姑携二人循长廊遍数花神，游人幄(作者按：原文模糊)寂，寺邻茶媪初起，启白板扉，诮曰：“花神出现矣。”四山澹冶，晓翠如沐如染，亦有嫣然笑人之意。<sup>11)</sup>

玉晨将泊鸥庄的水光山色写得美不胜收，使漂泊在外之人顿生思乡之情，亦使人稍减功名利禄之心。信末，玉晨似乎才转入正题：

10) (清)龚玉晨，《璧月楼文钞》(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pp.1-2。

11) (清)龚玉晨，《璧月楼文钞》(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p.4上。

君方盛年，一官入手，不能不作出山水之云，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老氏之至言也。他乡无此好湖山，他日得意，勿忘柳先生归去来辞也。<sup>12)</sup>

劝解文述应功成身退，及早归家。两书札质朴真诚，虽无缠绵悱恻之语，但情意恳切，亦能动人心扉。

### III. 诗 函

有些闺秀亦写“诗函”，即以诗代书，遥寄思念。典范者如林以宁与其夫钱肇修，二人均工诗词，信手写来，一来一往，足见伉俪情深，是清代才子佳人之现实典范。林夫钱肇修，官至监察御史，大半生宦游在外。据《钱塘县志》卷十九《人物名臣》：“字石臣，号杏山。少孤，奉母至孝。”<sup>13)</sup>《人物名臣》石臣本传又载：“学问渊博，工诗，年四十游燕，辇下公卿皆折节与交，登辛未科进士，授河南洛阳令，七载。……擢监察御史，奏积贮，分建仓廩，备陈钱法，指参贪墨，……巡视北城，治狱多平反，严惩奸猾，不稍宽假。有优人倚势豪横，当路侧目，肇修挺然执法，显贵胆慑。直声大振。著有《前后出塞诗钞》，《槩园诗余》，《千里楼稿》，《舟中杂咏》诸集。”<sup>14)</sup>又据《全浙诗话》，石臣亦著有《逸莪集》二卷。<sup>15)</sup>

石臣诗词皆工。《逸莪集》洪景融序云：“同郡钱子石臣，……至于性爱诗章，才长词赋。缘情诸作，冉冉出水之藻，铺采群篇，飘飘凌云之意。晓风残月，词足销魂，积玉镂金，文堪名世。……然而生值忧虞，早伤孤露，……故词翰之美，类多伤心，音响之工，尤堪陨涕。”<sup>16)</sup>可见石臣因早年

12) (清)龚玉晨，《璧月楼文钞》(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p.4上。

13) (清)魏岷，《(康熙)钱塘县志》卷十九(康熙五十七年刻本)，p.35上。

14) (清)魏岷，《(康熙)钱塘县志》卷十九(康熙五十七年刻本)，p.36上。

15) (清)陶元藻，《全浙诗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03册，卷四十四)，p.622。

16) (清)钱肇修，《逸莪集》(清康熙间刻本)，p.1上。

家中遭难，尤擅写伤心哀戚之词赋，有诗词著作传世。

石臣早年曾游燕，据其自序言，戊辰之夏入籍辽阳，奉天。戊辰当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时年石臣三十六岁。后石臣登康熙三十年辛未科进士，已值不惑之年，登第后又至奉天，钱凤纶诗《九月六日送仲弟北游》有句：“率土皆版图，何独先盛京？”其后有注云：“新例：入籍奉天中式者，移家盛京。”<sup>17)</sup>可知石臣得第后曾移家盛京。又据《(雍正)河南通志·洛阳县》：“钱肇修，奉天籍，浙江人，进士。康熙三十五年任。”<sup>18)</sup>知其又于康熙三十五年(1695)仕洛阳，直至擢监察御史，在京供职。

石臣大半生宦游在外，夫妇山水相隔，聚少离多，虽二人往还之书信多已不传，但亚清集中相思之作甚多，若《庚午元夜作诗，时夫子客燕二首》，其二云：

倚栏又见月东升，缩地奇方惜未能。珍重片云将梦去，与君同看上元灯。<sup>19)</sup>

又《得夫子书》云：

经年别思多，得书才尺幅，为爱意缠绵，挑灯百回读。<sup>20)</sup>

此去经年，离愁相思，表述极有分寸，既深情绵邈，又含蓄蕴藉。闺阁儒妇形象宛然在目，读之令人神伤。《病中杂咏十首》其七又云：

半生无那是离愁，梦里依然爱玩周。病里思君情更切，可能长日待高柔。<sup>21)</sup>

17) 诗及注见(清)钱凤纶，《古香楼诗》(清康熙间刻本)，p.37下。

18) (清)田文镜，《(雍正)河南通志》卷三十七(雍正十三年刻同治八年补刻本)，p.54下。

19) (清)林以宁，《墨庄诗钞》卷二(清康熙间刻本)，p.12下。

20) (清)林以宁，《墨庄诗钞》卷一(清康熙间刻本)，p.13下。

21) (清)林以宁，《墨庄诗钞》卷二(清康熙间刻本)，p.6下。

伉俪情重，而聚少离多，又值春病，亚清之枵触遂因诗才修养而有异于寻常思妇者。柴静仪有《答林亚清》，亦隐约可知亚清所愁所恨：

罗帷不卷坐焚香，静对残春欲断肠。怜我病余都罢绣，知君愁里不成妆。  
牡丹着雨还如泣，柳絮随风底事忙。倘步池塘闲遣兴，莫因幽恨打鸳鸯。<sup>22)</sup>

石臣客京应试，亚清惦念相思之情甚切，《有人将至京师，作书寄石臣》云：

良人遇尔如相讯，为报终朝想见期。千里相思一轮月，三年情绪百篇诗。<sup>23)</sup>

此书亦可能为诗函，随信寄出，写得颇为深情绵缈，可称情诗典范。又《柬外》云：

边州烽火拥楼台，愁听城头鼓角哀。对镜常思京兆笔，回文深媿若兰才。  
霜飞故国应莼美，秋老秦川雁不来。惟有凤凰台上月，照人清夜独徘徊。<sup>24)</sup>

此亦为寄夫怀远之作，却下笔雄健，颇能代表亚清诗作气势恢宏、豪放飘逸的风格。再如《得夫子登榜后家书，言明年春不得第即返棹西湖》亦云：

一函知自日边回，小字斜封仔细开。万里乘风初破浪，三秋坐月忆衔杯。  
上林花发春如海，艺苑文成锦作堆。不是深情因伉俪，肯期夫意早归来。<sup>25)</sup>

后石臣登康熙三十年进士，亚清又作《辛未春夫子魁荐，感赋十

22) (清)吴颢，《国朝杭郡诗辑》卷三十(嘉庆五年钱塘吴氏刊本)。

23) (清)林以宁，《墨庄诗钞》卷二(清康熙间刻本)，p.30下。

24) (清)林以宁，《墨庄诗钞》卷一(清康熙间刻本)，p.4下。

25) (清)林以宁，《墨庄诗钞》卷二(清康熙间刻本)，p.15下。

首》、《家书至，知夫子将归喜赋》等感怀，皆文笔生情，曲折委婉。

石臣亦有寄内之作数首，如《七娘子·寄内》云：

分明记得分离苦，骊驹又早催人去。底事关心，恩情轻割，花时两小生耽误。鸳帷独自排筝柱，戍楼独自听津鼓。若个神仙，真能缩地，依然合作连枝树。<sup>26)</sup>

又《寄内》，自伤漂泊：

迢递乡关久借居，浮沉踪迹竟何如。半帘寒雨诗成后，一枕西风雁到初。索醉但寻归去梦，相思频看寄来书。休言荡子轻别离，肠断天涯几岁除。<sup>27)</sup>

别有《眼儿媚·思归二首》，《河满子·闺思二首》<sup>28)</sup>，《寄内三首》<sup>29)</sup>。离愁渐远渐无穷，夫妇两地之诗，有些感怀思念之诗可能并未邮寄往还，但想见伉俪情重，石臣真乃有情人耳！

#### IV. 清代浙江闺秀情书特征

笔者以为，清代浙江闺秀情书的最大特点为缠绵恳挚，当然，此特征若移赠于古今一切情书，亦不为过，或可视为一切情书之特点。故笔者欲援引几封来自不同身份、地域与时代之女子书信，以发见清代浙江闺秀情书之具体特征。先转引一徽州商妇写给外出行商的丈夫之书信，颇具谐趣，兹引两段如下：

26) (清)钱肇修，《槃园诗余》(清康熙间刻本)，p.23下。

27) (清)钱肇修，《逸莪集》卷二(清康熙间刻本)，p.9下。

28) 二首依次见(清)钱肇修，《槃园诗余》(清康熙间刻本)，p.7上，p.7上-7下。

29) (清)钱肇修，《逸莪集》卷二(清康熙间刻本)，p.6下-p.7上。

所闻你在外娶妾，如何大胆糊(胡)行？年纪有了四十，也须灭了火性，思前我待你恩情，如果有了此事，星夜赶到夜中，骂一声“狐狸精贱人”，看你如何做人，且问你为何停妻再娶，吵闹不得安宁。倘若无有此事，限你四月回程，家计现在逼迫，为何又娶妖精？我今旧病发作，险遭一命归阴，幸门(蒙)祖宗保佑，又许一个愿心。来家杭州经过，多带几把金银，头脚鞋面多要，头油也要几斤，大女儿胭脂花粉，二女儿要丝带头绳，细儿无有暖帽，衣裳多不合身，有庆裤袜旧破，荷花亦无单裙，我也不不要别物，只是虚亏，要吃人参。

叫船须当赶快，不可沿途搭人，富阳、桐(芦)庐经过，七里龙(泷)也要小心。到了严州加纤，水路更要赶行，船上出恭仔细，夜间火烛小心，路上冷物少吃，尤恐吃了坏人，平安到了梁下，千万不可步行，雇桥抬到家里，铺盖交与足人。……<sup>30)</sup>

由于地域与身份之差异，此段书简与上述闺秀书信相比，多了些泼辣味道，有些近于泼妇之语，显得底气十足。第一段略谓：听说你在外娶妾，竟不念我待你的恩情，如此大胆胡为？如果真有此事，我会昼夜兼程赶到你下榻处，吵得不休，闹个地覆天翻。妻子兴师问罪之后便开始无病呻吟，以博取丈夫怜惜之心。首先催促丈夫按限期归家，接要求其给子女家眷捎带各种礼物，并称自己旧病发作，身子虚亏，要吃人参。信中妻子之猜忌当非空穴来风，所以欲趁机敲诈丈夫一笔，以解内心嫉妒不平之气。最后又口气稍转，细心叮嘱，周到地安排丈夫归家旅程。

若与卢元素致钱东书相比，此书简于言语、情致上相去甚远，当与二人身份才识密切相连。卢元素长于宦宦之家，自幼知书识礼，谨守闺范礼教，故纵有万般愁苦相思，亦自矜不苟，写来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此徽州商妇，从信中推知，才识素养固不及卢氏，且此书简是否为人代笔，今无从所知。其次，亦与地域风俗有关。不同地域文化的滋养，闺秀淑媛之性情品行呈现出较大差别，徽州妇女之强悍泼辣，在明代已为共识，明谢

30) 转引自王振忠，《两地书：从敦煌到徽州》(下)(《读书》2007年第3期)，pp.104-106。

肇淞曾言徽州“妒妇比户可封”，王世贞亦称“徽俗妇工妒”，徽州男子惧内者亦大有人在。而浙江女子，钟江南山水之秀，向以温婉、含蓄著称，其书简亦为典型的江南女子之文，即秀气与纤柔并存。若比之诗词，则前者豪放，后者婉约。再次，亦有经济因素影响。王振忠先生在《两地书—从敦煌到徽州》一文中分析指出，徽州商人出外行商多以女方嫁妆起家，因此商妇们泼辣强悍，其底气当源于此。而浙江闺秀的婚姻生活正相反，她们衣食家用皆依赖丈夫供养，自是底气不足。若一旦家境窘迫，愁苦哀怨便成必然。两封书简相同之点，在于心态，即二人均在苦思之下产生猜忌怀疑，此亦是古代女子婚姻生活的常态，时光流转至今，依然如此。

再看顾横波《致龚芝麓》，全书洋洋洒洒千余言，写来淡雅婉约而无思妇、怨妇之口吻神情。顾媚长途寂寥，孤眠难成，只得观赏沿途风景消磨时日，书中道：

二十六日，由里买舟成行。时已秋深，岸柳已凋，山林俱瘦，一路无可排遣，幸风帆顺利，安抵石头城。惟过燕子矶时，风色稍丽，舟行颇觉震撼，午餐时不能进食。舟艤秣陵，日已衔山。无何鱼火星星，且听远寺钟声，顿增离绪。计与相公别久，子夜孤舟，昏灯独对，不能成寐，拥衾坐到五更。因思此时，我相公正当待漏朝房，北地风寒，冷冷清清，无人调护，尤振触万种相思！不知相公斯时复如何念妾耶？翌辰，即有旧日姐妹，至舟相问讯，以酒食佐情叙，相约过河房。不到秦淮已四五年矣！因此勾留二日，始获解缆。

记得濒行时，夫人送至河干，执手顾谓：以其曾受前朝诰命，新朝诰命，让之妾身。在夫人贤德，自属可感，在妾受之宠实若惊。窃思妾与相公一段绸缪之情，初不为虚荣所系，固亦愿与相公青山红袖，绿野乌巾，画阁宵深，帷镫春浅。浮云富贵，流水年华，秉笏朝天，浑不似画眉之乐耳！舟中无俚，言念及此，聊以解忧。沿岸河流清浅，舟行濡滞，重阳已过，方抵清江。就菊之期，因之爽约，殊深怅恨。<sup>31)</sup>

顾媚，秦淮八艳之一，出身风尘，后归龚鼎孳为侧室。龚降清后入清

31) 丁南村，《清代名人情书》(上海：时还书局)，pp.17-18。

廷任职，因龚夫人已受明朝诰命，因而顾媚则代替夫人进京受封，夫人之贤德，顾媚受宠若惊。此封书简正写于进京途中，信中先述沿途美景，顾与龚鼎孳分别已久，及要见面，想念之情更切，因而昏灯独对，不能成寐。第二段则回想怅惘二人一段缠绵深切之情，当初并未被虚荣所吸引，顾本亦有与龚氏隐居青山绿野之念，去过一种“画阁宵深，帟镫春浅”的生活，而如今随他手执笏板朝见天子，浑然已无张敞为妻画眉之乐也。顾氏于舟中想到此事，不免惆怅。当初龚鼎孳欲以身殉君，为顾媚所阻，信中似显露出顾对龚入清廷任职之矛盾心理，亦有对自己未来婚姻生活之担忧。此封书简虽也有哀戚之音，但整体给人淡雅之感。从身份来看，顾媚从良之前尝名擅一时，后一跃而为闺秀，此身份自与一般闺秀有别，长于言情应在情理之中。信中顾对龚一往情深，琐碎与幽思之外，又有一般闺秀所不具备的大气。

最后再援引唐崔莺莺《答元微之书》，以见女子情书之时代差异，兹录一段如下：

……自去秋以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笑语；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疆结，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忆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日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情。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枕席，义盛意深。愚细之倩，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栉，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垂幽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谓要盟之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始终不绝。兼乱丝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贞，俾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诚，永以为好耳。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佳。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sup>32)</sup>

此信札摘自元稹《莺莺传》，据传奇载，崔莺莺字双文，永宁尉崔鹏女。姿色艳丽，工诗文词，适与母寓河东普救寺，遇兵乱，得元稹救护，二人遂私通焉。莺莺此书，为历代尺牋选本辑录，除其哀艳凄美的语言为后世称道外，工于心态描写是此封书简的最大特色，亦是其流传千古、延传不衰的重要因由。信中莺莺将其对张生之挚情与痴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使后世无数才子佳人动容，其中对女性情爱心理之坦诚与炽烈程度的呈现正是清代闺媛书简所不及之处。赵树功在《中国尺牋文学史》中曾将古代女子情书的发展分为二阶段，其分界点即在唐代；“唐以前情书，大胆、果敢，情深意重，底气足，好用比兴，真挚又不失含蓄。唐以后情书略显孱弱，原始、质朴的感情有些难以为继，虚套、浮艳、映带的东西多起来，给人的印象是面具厚了，韵致淡了。”<sup>33)</sup>从情感表达力度与炽烈程度看，二者同为宦门闺秀，却远已不同。当然二者所处情况亦迥异，莺莺与张生乃属私情，为当时礼法所不容，身份上莺莺应称之为“情人”，因而，其情感热烈程度自应高于已为人妇的闺秀作家。若忽略此点，单从表现女性情爱心理之委曲上看，莺莺之书确高出一筹。李剑国先生在评价莺莺时道：“莺莺乃一矛盾性格，青春之觉醒使其突破礼法，然又时时以礼自持，‘乱而不纵’，知‘乱’而抑，被弃而隐忍，隐忍而怀情不忘。‘乱’、礼交战之际，见其矜持、忍毅、凝重、忧郁、深沉之性，……张去知良缘难结，遂止于所止，情自抑矣；然犹鼓琴作书赠物，以情绝情矣。一幅笔墨，写尽心曲，唐稗中绝无其偶。”<sup>34)</sup>细究二者哀怨之情，亦不相同：正如李剑国先生所言，莺莺之哀怨乃是一种对爱情求之不得而愁肠百结之情，而清代闺秀之哀怨则更多是情感压抑的苦闷与无处倾泻。

综上所述，清代浙江闺秀情书总体风格上情真意切而缠绵悱恻，情感表达力度上不及徽州商妇之强势，坦诚度亦未有唐女子之炽烈。她们的情

32) 王秀琴编，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书简》卷一(长沙：商务印书馆，1950年)，p.22。

33) 赵树功，《中国尺牋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p.42。

34)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p.320。

感委婉、隐忍而恳切，正是闺范教化使然。台湾学者王力坚曾将清代名媛情爱书简之特征概括为诗化的表现，包括形式的诗化(骈俪化)及内涵的诗化(抒情化)二方面。<sup>35)</sup>此论主要着眼于才媛书简的艺术风格，当与缠绵恳挚之特征相辅相成。此外，清代浙江闺秀情书特征的形成还与选家持例标准相关，胡文楷《历代名媛书简》后序中言：“至于望夫情切，而有织锦回文之赠；守贞见节，爰赋柏舟匪石之喻。身世化离，诵绿衣而兴叹；伉俪失偶，吟白华而咨嗟。”<sup>36)</sup>此处可作为胡氏对清闺秀情书内容之概括，即载象思夫怀远、伉俪情深抑或伉俪失偶、乃至失宠被弃女子之书。胡序中又言：“亦有禀梅及时，倦绣怀春，桑中之期，芍药之赠，艳藻丽句，才思缠绵，行虽不轨于正，其词亦未可尽发，择其雅驯者，略采一二，”<sup>37)</sup>由此可知，对于情思缠绵艳丽之书，胡氏有所忌讳，大多删削，故今留存者皆为情感雅洁之作，亦形成了清代闺秀情书中含蓄恳切、较为统一的情感特征。

### <参考文献>

- 王秀琴编，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书简》(二卷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50年。
- 王秀琴编，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书简》(八卷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
- 丁南村，《清代名人情书》(上海：时还书局)。
- (清)龚玉晨，《璧月楼文钞》，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 (清)陶元藻，《全浙诗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5) 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p.217。

36) 王秀琴编，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书简·胡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50年)，p.2。

37) 王秀琴编，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书简·胡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50年)，p.2。

(清)林以宁,《墨庄诗钞》,清康熙间刻本。

(清)钱肇修,《逸莪集》,清康熙间刻本。

(清)钱肇修,《槃园诗余》,清康熙间刻本。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胡文楷著,张宏生选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

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

###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 literary world, there were lots of women writers. They were good at poetry and ci, skilled 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they also wrote articles. This paper takes the women writers' love letters in middle Qing Dynasty for example and analyzes its ideological content from three respects: lovesickness, propitiating the husband and educating the children and poetry letters. Then this paper studies these love letters'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love letters writing by the women writers from different identities, areas and time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women writers' love letters, we hope to espy their marriage life and emotional state and deepen the study of Qing Dynasty women literature.

Key Words : The women writers' love, Lovesickness and love, The husband and educating the children, Poetry letters, Touching and sincere